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

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四 起玄默攝提格盡闕逢 執徐正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

官軍入城 碾魚蹇翻水 碾水碾也 殺守陴民二萬人 陴頻 執安

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庚申重榮首至

署後晉紀四改 後列國紀十八 去高祖之行

以晉曰天福七年 改作壬寅 宣

漢光天元 隆

隆四年

蜀廣政五年 唐曰升元六年

通鑑二百八十三 天福七年 唐昇元六年 蜀廣政五年

正歷二年十一月三日改光天元年開永隆四年遠會同六年

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重直龍翻癸亥改鎮州為恒

州成德軍為順國軍鎮州本恒州唐避穆宗名改為今以安重榮反改州名從舊又

改軍號恒丙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瑩為侍

中以杜重威為順國節度使兼侍中安重榮私財及

恒州府庫重威盡有之帝知而不問又表衛尉少卿

范陽王瑜為副使瑜為之重斂於民恒人不勝其苦

少詩照翻為之干偽張式父鐸詣闕訟冤張彥澤殺張式

事見上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為彰義節度使代

張彥澤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

嗜酒剛愎愎蒲逼翻曦寵而憚之彰武節度使丁審琪

漢書義軍
涇州

史昭釋文同鄜三州
名辨誤自唐末
以來同州為巨國
軍鄜州為保大
軍三州已為二鎮矣

涇州彰義軍

養部曲千人縱之為暴於境內軍校賀行政與諸胡

相結為亂攻延州帝遣曹州防禦使何重建將兵救

之同鄜援兵繼至乃得免校戶教翻二月癸巳以重

建為彰武留後召審琪歸朝重建雲朔閒胡人也

唐左丞相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

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

門下省更工以齊丘知尚書省事其三省事並取齊

王璟參決所以制齊丘視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

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夏戶齊

丘稱疾請罷省事從之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

案六年二月涼州軍
亂留後李文謙
開門自焚死見
上卷

案涇州彭義
軍

敕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為節度使 三月閩

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為閩王 樂音 張彥澤在涇州

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 徒調

鈞還至陝 自涇州代還至陝還 獲亡將楊洪乘醉斷

其手足而斬之 斷音 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

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 王周代彥澤故 彥澤既

至帝以其有軍功又與楊光遠連姻釋不問 歐史張

帝連姻又討 夏四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

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

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

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淑慝莫辨詰去吉翻問也讓責也慝

吐得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匹

聽其如是臣竊為陛下惜此惡名為于偽翻受獻而釋有罪是惡名也

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前則疏奏留中受益從

謹之兄子也鄭從謹見唐僖宗紀謹音黨庚申刑部郎中李濤等

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伏閤者伏閤門下奏事閤門使以聞辛

酉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階武散階爵級封爵之級張式父

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業者減其徭賦癸亥李濤

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閤復扶又翻兩省官中書門下省官也奏彥

澤罰太輕請論如法帝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

殿陛下宅未有
辯論二字

漢高祖高祖改
漢主劉龔

漢高祖高祖改

陛聲色俱厲帝怒連叱之濤不退帝曰朕已許彥澤

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

券安在謂許范延光以不死而楊光遠殺之也事見上卷五年帝拂衣起入禁

中丙寅以彥澤為左龍武大將軍為張彥澤為契丹用以殘滅晉國李

濤詣彥澤而不懼張本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

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少詩照翻與右

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翽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

州而立弘昌為弘熙殺弘昌及翽張本翽求仁翻制命將行會崇文使

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

乃止蕭益引經義以沮立弘昌之義長知兩翻丁丑高祖殂年五十四高祖為

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

史好呼到翻以中國天子都洛陽洛陽之地蓋本洛州刺史所治也言其政令不能及遠特昔時洛州

刺史之任耳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

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

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

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

計故專任官官由是其國中官者大盛自劉龔之後專任官者謂

百官為門外人傳至於錕而國亡矣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玠更工

玠府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為

晉曰孝之庶母改
晉主王生母

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及翻

乙巳尊太妃劉氏為皇

太后太后帝之庶母也

徐無黨曰帝所生母也

唐丞相太保

宋齊上既罷尚書省不復朝謁

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

唐主遣

壽王景遂勞問

勞力到翻

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

酒酣齊上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柰何忘之唐主怒

曰公以遊客干朕

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

今為三公亦

足矣乃與人言朕鳥喙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

越范蠡遺文種書言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句讀如鉤樂讀如洛

齊上

曰臣實有此言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殺

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

褊補子嵩典翻

過今日改今不
可矣改
遂引去三字

以爲旦改日

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少詩照翻自古君臣之間豈無親故未有

如宋齊上之挾舊矜功丙午以齊上爲鎮南節度

使踐洪州之約宋齊上本洪州進士寵之以衣錦也帝寢疾一旦馮道獨

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官者抱重睿置道懷

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重直龍翻考異曰漢高祖實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

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既謝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此說難信今從薛史

六月乙丑帝殂年五十一五代會要殂於鄴都大內之保昌殿道與天平節

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

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爲嗣晉高祖託孤於馮道與吳主孫休託

孤於濮陽興張布之事略同難乃旦翻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爲

天福七年

已功始用事禁都下人無得偶語以防姦人初高祖

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

知遠由是怨齊王為劉知遠不丁卯尊皇太后曰

太皇太后高祖之庶皇后曰皇太后高祖之后閩

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九

志泉州西至漳州二百九十五里漳州西至汀州五

百四十里宋白曰梁山有漳浦水一名漳溪水唐垂

拱二年析泉州之西南置漳州垂拱之泉州今之福州也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

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尤城志尤溪縣在南劍

王氏初置縣也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顏將步

吳云尤溪今延平府
之尤溪也
又云尤口在今延平
府南平縣

卒八千為二軍聲援 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劉氏

殂 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

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

口尤溪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

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

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庚子大赦 癸卯加景延廣

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賞其定策之功也

上構契丹 勳舊皆欲復置樞密使罷樞密使見 馮

道等三奏請以樞密舊職讓之并樞密於中書故謂

為舊 帝不許 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博羅漢古縣

為漢土郡國志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傳著羅山 故名博羅 宋朝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

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境於羅山故曰博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界與人言而不

見其形聞閩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

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

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

王改元永樂樂音洛置百官攻掠海隅循州東南距潮惠二州皆海隅

地之遇賢年少少詩照翻無它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

主以越王弘昌為都統循王弘杲為副以討之戰于

錢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

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東方州縣謂番禺

禹以東州縣也即惠潮之地九域志廣州東至惠州三百一十五里又自惠州東至潮州八百一十里

道庠端州人也。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去年十一月高

行周圍襄州城中食盡奉國軍都虞候曲周王清言

於行周曰。曲周縣屬洛州。宋熙寧三年賊城已危我

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尚何俟乎與奉國都指

揮使元城劉詞帥眾先登。元城縣帶魏八月拔之安

從進舉族自焚。甲子以趙瑩為中書令。閩主曦

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

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

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從才用翻繼

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王曦之酌唐孫皓

閩人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鈔錢百 漢葬天皇

大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唐主自為吳相與利除害

變更舊法甚多 梁均王之貞明四年唐主始得 及即

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為昇元條三十卷 時唐以昇元紀元

庚寅行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為泉

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

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

將以屬吏 詰去吉翻屬之欲翻 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

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

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

復召廷英為相見賢遍翻復扶又翻幾居豈翻

冬

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刺史劉傳 楚王希

範作天策府王舉天下大定錄曰希範建天策府於州城西北造天策光政等一十六樓又

造天策勤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

用丹砂數十萬斤丹砂出辰溪淑錦等州及諸溪峒皆楚之境內也本草圖經曰丹砂

生深山石崖間土人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

也謂之丹砂床砂生石上其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

石榴顆狀若芙蓉頭箭鏃連床者紫黯若鐵色而光

明瑩澈碎之巖巖作牆壁又似雲母片可折者無石

彌佳過此則淘地衣春夏用角簞角簞剖竹為細篾織之箴節去筠瑩

滑可愛南蠻或秋冬用木綿木綿今南方多有焉於

以白藤為之春秋用木綿春中作畦種之至夏秋

之交結實至秋半其實之外皮四裂中踊出白如

綿土人取而紡之織以為布細密厚暖宜以御冬與

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

德孝皇帝于顯陵陵在河南府壽安縣廟號高祖 先是河南

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歛

民錢蠶鹽所以衰繭唐天成二年勅每年二月一

度俵散蠶鹽依夏稅限納錢宋白曰周顯德三

年勅齊州蠶鹽於秋苗上俵配謂之查頭每一石徵

錢三千文滄棣濱淄青每石徵緡一匹後齊州減徵

一半五州所徵緡加倍先悉薦翻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

不若聽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歛於民謂之食鹽

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
使董遇欲增求羨利羨延面翻而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征
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

自賣

復扶又翻

其食鹽錢至今歛之如故

五代會要時言故事者請將食鹽

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之

然後任人逐便興販既不屬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

諸處場務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

每斤不過二十掌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

焉蓋欲絕興販歸利於官場院糶鹽

雖多人戶鹽錢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閩鹽鐵使右

僕射李仁遇敏之子

李敏閩主相元妃梁國夫人之父

閩主曦之甥

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

有龍陽之寵也

十二月以仁遇為

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為

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

夜宴光準醉忤旨

忤五故翻

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

繫獄中明日視朝

朝直遙翻

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

學士周維岳下獄下戶嫁翻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

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

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

有別腸此俚俗之常語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昨

沒翻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者

乃捨之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

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景延廣之議因二年契丹主令

高祖稱兒皇帝用家人之禮致書也李崧曰屈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

為于偽翻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擐音官與契丹戰於

時悔無益矣於時者於其時也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

齊王上三
天福八年改
遼會同七年
漢應乾元乾聖
閏永隆五年
殷天德元
蜀廣政六年
唐保大元

卒從延廣議卒子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

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

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趙延壽父子欲帝

屯團柏說式芮翻為契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冊入寇張本

齊王上諱重貴高祖



天福八年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

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官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為

比而命之前蜀主王衍使官者王承休帥秦州事見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孟昶不能以前蜀之亡國為鑒乃引王承休為比以崇秩官官其國至宋而亡晚矣

國人非之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

天福八年唐保大元年蜀廣政六年

卷一百一十五
景上補李字
烈祖改唐主

丑至東京

帝即位於鄴都保昌殿 然猶與契丹問遺相

往來無虛月

遺唯季翻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

愛之屢欲以為嗣

烈祖即謂唐主唐主崩廟號烈祖 宋

齊亡亟稱其才

亟去吏翻

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

長知兩翻

璟以是怨齊上

既以贊奪嫡之謀怨之又以爭權 唐

主幼子景暹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

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謂讓者數日种

氏乘間言景暹雖幼而慧可以為嗣

暹他歷翻种直中翻見賢遍翻

謂才笑翻

間古竟翻

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

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

史言唐主明斷不牽於女寵

唐主嘗

閩永隆

五年

啟天德

元年

同七年

夢守冲下補潘
辰二字方備

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獻丹方以爲神而餌之

浸成躁急

自叔孫豹以來踐妖
夢以自禍者多矣

左右諫不聽嘗以藥

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况多餌乎

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

色論辯中理者

中竹
仲翻

亦歛容慰謝而從之唐主問道

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

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

治直之翻去羌
呂翻嗔昌真翻何

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凡唐主所賜予

予讀

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爲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

壇爲于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

奏請耳

道士率奏章自謂上達於天史言王棲霞異乎挾術以干寵利者

駕部郎中

馮延巳為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

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巳上者延巳稍以計逐

之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

郎晟曰晟山東鄙儒

孫晟密州高密縣人奔南見二百七十六卷唐明宗天成二年

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

與齊王遊處

處昌呂翻

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

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

耳延巳歙州人也

歙書涉翻

又有魏岑者亦在齊王府給

事中常夢錫屢言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佞邪小人不

宜侍東宮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儼表稱陳覺姦回

亂政唐主頗感悟未及去去羌會疽發背祕不令人

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吳廷裕遣

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密令醫治疾猶可曰欲

長入侍乃出於醫師之意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

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年五祕不發喪

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

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

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此必近習姦

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長知兩翻公

卷三 烈祖改唐主
下同

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

懼而止貽業蔚之從曾孫也李蔚唐僖宗乾符中為相蔚紆勿翻從才用翻

丙子始宣遺制庚午至丙子七日始發喪烈祖末年卞急近臣多

懼譴罰陳覺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

奏覺端居私室以俟升遐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請按其罪齊王

不許自烈祖相吳禁壓良為賤買良人子女為奴婢謂之壓良為賤律之

所禁也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巳及弟禮部員外

郎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

姬妾蕭儼駁曰駁北角翻此必延巳等所為非大行之命

也自漢以來天子升遐梓宮在殯稱曰大行皇帝昔延魯為東都判官東都留守

判官也唐以江都為東都已有此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為

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為出府金贖而歸之為出于偽

府之故遠近歸心今即位而反之使貧人之子為富

人斯役可乎先帝以為然將治延魯罪治直臣以為

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請

求諸宮中必尚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留中章奏千餘

道皆斜封一抹凡章奏留中不下者皆當時不行果

得延魯疏然以遺詔已行竟不之改聲馮延魯以已

罪明底其罰而改之不亦可乎史言唐烈祖尚儒

故當國有大故之時猶有能持正以斷國論者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

吳云將樂今延平府將樂縣

吳云延平今延平府南平縣

吳云建陽今建甯府建陽縣

德以將樂縣為鏞州

唐武德五年分邵武置將樂縣時屬建州宋屬南劍州九域志

在州南二百四十里宋白曰其地在越已有將樂之名按後漢書云永安三年析建安之校鄉置將樂縣

按漢無永安年號獨吳孫休改元永安耳樂音洛延平鎮為鏞州

南劍州今之也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改為延平縣閩王審知立延平鎮王延政置鏞州南唐改劍州取寶劍化龍於

延平津以立州也宋朝混一始加南字以別蜀之劍州鏞徐林翻又讀如覃立皇后張氏

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

思恭為兵部尚書

唐武德四年置建陽縣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漢建安元年割建安縣地為桐鄉十年會稽南部都尉賀齊分上饒之地兼舊桐鄉置建平縣晉太元四

年改建平為建陽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

潘承祐能諫王延政縣因山之陽為名之曰尋干戈而不能諫其舉大號又俛眉而為之相亦復何也思恭遷僕射錄軍國

號又俛眉而為之相亦復何也思者速傳身金

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

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

斂力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征

倍其常數國人謂之楊剥皮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趙

瑩為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晉昌節度使兼侍中

桑維翰為侍中桑維翰始者居藩鎮而兼侍中今入朝正為門下省長官唐元

宗即位本名景通改名璟後又改名景大赦改元保大秘書郎韓熙

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古者人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不忍遽改父之道也尊

皇后曰皇太后唐烈祖后宋氏立妃鍾氏為皇后唐主未聽

政以居喪未御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

舊皇太后下補宋氏二字

通鑑二百八十三天福六年

曰書記有常職何為如是其煩也馮延巳時為齊王掌書記唐主

為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數所

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

定苟勞無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後果如李建勳之言

其僅保江南者幸也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丘為太保兼中

書令奉化節度使周宗為侍中九域志南唐置奉化軍節度於江州唐

主以齊丘宗先朝勳舊故順人望召為相政事皆自

決之徙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初唐

主為齊王知政事晉天福三年唐烈祖徙吳王璟為齊王若其輔政則始於後唐潞王

清泰元年吳睿皇之大和六年也此蓋言知唐政事時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

系吳主初年
封齊王
三年
齊

卷之三十一

言規正始雖忿懟懟直類翻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

為翰林學士齊上之黨疾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

官池州多遷客以罪遷降於外州者謂之為遷客節度使上蔡王

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幾居依翻惟事夢錫如在朝廷

王彥儔豈知敬常夢錫哉以其事唐主於齊府貶非其罪必將復召用故敬之耳宋齊上待

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為有才遂委任之馮延巳延

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覺與休寧查文徽吳分歙縣

置休陽縣後改曰海陽晉武帝改曰海寧隋改曰休寧唐屬歙州九域志在州西六十六里查鉏加翻姓

也何承天姓苑已有此姓則江南之有查姓舊矣更相汲引侵蝕政事更工衡翻

唐人謂覺等為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

吳之休寧今徽
州府休寧縣

天福八年

改漢主劉玠

人勤政殿學士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

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

勤政殿學士蓋唐烈祖所置猶中後有立功者何以

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為樞密副使幾居岑

既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過惡暴顯也擯斥之

唐置定遠軍於濠州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

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倡音俛男女而觀之音

昌俛魯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忤音惟越王弘昌

及內常侍番禹吳懷恩屢諫不聽番音常猜忌諸弟

每宴集令官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露音而搜

索之恐其挾懷兵刃也索山客翻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

悅其意以成其惡伎巨綺翻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

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強林少良何昌

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好呼到翻少詩照翻漢主

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

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

年二十四因扶掖而拉其脅殺之拉廬合翻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

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帥讀曰率迎

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晟漢主玠之弟也更工衡翻改元應乾以

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

王弘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

受賞賜甚厚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異曰考

閩錄作尚可殷今從十國紀年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

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沈酗于酒惟婦言是用商紂所以亡也嬖

卑義翻又博計翻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唐以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為昭武節度使鎮撫州九域志吳

置昭武節度於撫州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是年二月王延政建國於建州

殷號曰入其西郭既而敗歸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

理一也賦歛煩重力役無節二也斂力贍翻發民為兵羈

長江臨汀今汀州府

旅愁怨三也民為兵則疲於征戍羈旅異鄉不得反其桑梓故愁怨楊思恭奪

民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楊思恭事見上二月疆

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謂置鑛州除道裏

糧將攻臨汀臨汀汀州也唐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

白石村天寶改為臨汀郡乾元復為曾不憂金陵錢

塘乘虛相襲六也唐都金陵吳越都錢塘唐兵自撫

以襲括高賢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被皮

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歛怨甚大八也與

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

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殷王當削承祐官爵勒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歸私第

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詢

言其絨兄自立也詢許拱

翻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

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同之弘杲方

宴客思潮與譚令禪帥衛兵突入

伺相吏翻僕也察也帥讀曰率突入

掩不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

而得衆尤忌之

弘昌見忌事始上年四月

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

詳考本末雄武當作建武建武軍邕州

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

閩主起廟號康宗

會新羅獻寶劍

國之於閩國其地在海東通使於閩

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

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

宗括民穀為打
草穀之生穀

目錄初立下有優
容諸將四字

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劔者曦命發俛冢斬其尸

俛徒甘翻又徒濫翻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

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諫曦

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

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秋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

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道括民穀 吳越

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闕璠彊戾闕苦鑑翻姓璠音煩排斥異

己弘佐不能制內牙上都監使章德安數與之爭數所

角翻右都監使李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德安於處州

章德安受託孤之寄而為文慶于睦州璠與右統軍

使胡進思益專橫

為吳越誅闞璠張本橫戶孟翻

璠明州人

今明州猶祀闞

璠謂之闞相公廟

文慶睦州人進思湖州人也

唐主緣烈

祖意

緣因也由也

以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金陵尹燕王

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天平節度

使守侍中東都留守鄂王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

宣告中外約以傳位立長子弘冀為南昌王景遂景

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

更工衡翻為弘冀毒景遂張本

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

州

敗補

遇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

帥眾踰嶺趣虔州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

梁以

自來踰峽趨慶州唐自朕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以

百勝節度使命盧光稠淮南楊氏既并慶州因而不改宋朝紹興初改慶州為贛州取章貢二水以名州

也帥讀曰率遇賢衆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趣七喻翻補

邁城門晝閉遇賢作宮室營署于白雲洞遣將四出

剽掠剽匹 妙翻匡浩公鐸之子也賈公鐸見二百六十年唐昭宗乾寧三年

八月乙卯唐主立弟景逵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

人屢欲害景逵种夫人欲立景逵見是年二月唐主力保全之夏

州牙內指揮使拓跋崇斌謀作亂綏州刺史李彝敏

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弃州與其弟彝俊等五人奔

延州趙珣聚米圖經綏州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宋白曰綏州北至夏州三百六十里九

月尊帝母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妃妃代北人也帝既

延而彰大軍

改尊帝母

通鑑二百八十三

天福六年

十九

甚謹下羊本
有多侍食於
其宮六字

案回國使
與之領事
遼更作茗
省使

繼大宗則帝父敬儒為皇伯今尊生帝事太后太妃

母安氏為皇太妃將以為誰之妃乎高祖七子此時惟重睿在耳帝

甚謹待諸弟亦友愛敬儒之子也亦無兄弟見於史

初河陽牙將喬榮蕃記作喬瑩今從晉少帝漢高

祖實錄景延廣傳契丹傳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國使

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說式悉取邱

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

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謂救解晉陽之圍不可負戍

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

主語牛倨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

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

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

趙延壽誑誘誑居况翻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

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

孫所敗敗補邁翻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

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

忘忘巫放翻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

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景延廣建

稱臣猶可日為國體也因其邸吏而晉使如契丹皆

取其貨財則誤國之罪無所逃矣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

延廣所沮

沮在呂翻

帝以延廣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

冠古

玩翻

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

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

劉知遠非不敢

言蓋亦有憾於帝而不欲言將坐觀成敗因而利之也

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

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午定難節度使李彝殷

奏李彝敏作亂之狀

難乃旦翻

詔執彝敏送夏州斬之

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為皇后初高祖愛少

弟重胤養以為子

歐史重胤高祖弟也不知其為親疏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於名加

重而下齒諸子少

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馮濛

女為其婦

安喜縣屬定州劉昫曰安喜漢中山之廬奴縣也慕容垂改為不連比齊改曰安喜

隋改為鮮虞唐武德復重脊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

色帝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

賀帝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

臣出帝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齧而告曰皇太后之

命與先帝不任大慶任音王齧陟衛翻祭而以酒酌

以亂大倫又從而狎左右失笑不覺發笑帝亦自笑

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壻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

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恚於避翻魯昭公在感而

人淪於異域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時為禮

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

以爲既正改至是正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天福八年

郎與議政事。漢主命韶王弘雅致仕。唐主遣洪

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遇賢以通事舍人金

陵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張遇

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復扶又翻其徒大懼昌

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奔眾奔別將

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去年七月張遇

賢作亂於漢境入唐境而亡史言依託怪妄之禍敗降戶江翻十一月丁亥漢主

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戊子吳越王弘佐納妃仰

氏仁詮之女也仰仁詮見任於吳越初高祖以馬

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

吳云金城見三百八卷
在今大同府應州

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唐末以宋州之

碭山縣梁太祖鄉里也為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縣後唐滅梁改為單州薛居正五代史唐莊宗同光二

年六月改輝州為單州單音善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

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此應州之金城縣也遣內

班賜光遠玉帶御馬以安其意內班蓋宦者也壬寅遣侍衛

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以防河津使楊光遠不得與契丹交

通也唐葬光文肅武孝高皇帝于永陵廟號烈祖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

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

九域志青州西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翟萇伯翻甲寅徙楊承祚為登州刺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天福六年

史以從其便

登州平盧巡屬也

光遠益驕密告契丹以晉主

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

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

萬人使延壽將之

山後即媯檀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號此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

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晉藉寇兵而齎盜糧中國自此晉為夷矣將即亮翻

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

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

畫取中國之策

趙延壽為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機淺也是為于偽翻

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

時置德清軍於

澶州清豐縣在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德清軍本舊澶州地晉天福三年移澶州於德勝寨乃於舊澶州置

德清軍即清豐縣
與南樂縣俱屬大名府
○云德清軍在天下
名府清豐縣

頓丘鎮取縣為名至四年改鎮為德清軍開運元徵
年移德清軍於陸家店在新澶州之北七十里

近道兵以備之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

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 宋齊丘之嫌隙開於
吳唐禪代之間權利

啓人爭心有如此者
事見二百八十卷 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

丘既而陳覺被踈乃出齊丘為鎮海節度使 陳覺者
宋齊丘

之黨唐主所親任者也覺踈則齊
丘無君側之助乃出被皮義翻 齊丘忿懟表乞歸

九華舊隱 對直類翻齊丘隱九華見二百
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 唐主知其

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

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

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 宋白曰青陽縣本吳臨
城縣地赤烏中置隋平

吳三甯角今曲靖府角

四嶺曰嶺下補晉境
二山子

陳廢臨城縣為南陵縣唐天寶元年分涇南陵秋浦
置青陽縣屬池州以其地在青山之陽也九域志在

州東南一百里治直之翻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寧

州酋長莫彥殊以所部温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寧州即唐

之南寧州也天寶末没于蠻唐末復置寧州于清溪鎮去黔州二十九日行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其

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恩威羈縻而已是

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墻西距隴坻墻而宣翻

抵丁南踰江淮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

禮翻翻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薊音計重直用翻是年秋七月以年饑用不足

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確磴不留其食有坐匿穀

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餒死

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確都內翻春也磴五對翻礪也趣讀曰促劫戶

槩翻又戶得翻勝音升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

帛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

節度使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杜重威平

安重榮即用為恒帥帝即位避帝名去重字止稱威順國軍號亦新改恒戶登翻威用判官

王緒謀檢索殆盡索山客翻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

餘皆入其家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

春糶之稱蚩陵翻舉也復扶又翻糶他弔翻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

定州吏欲援例為奏援恒州例義武節度使馬全節

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唐節

幸此及近今所謂
投機

史記釋文刻本傷
盜曰槍 辨誤此
釋於古義無涉

度使率兼觀察使節度之職掌兵觀察之職掌民馬
全節之不效杜威是矣鄰於善民之望也杜威魯念

及此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
乎

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厭於鹽翻為長槍大
喜許記翻

槩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

千人為銀槍都少詩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糜

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沈持飾以金寶長十餘丈

長直亮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其襍頭脚

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為賦斂襍防玉翻後

頭裁幅巾出四脚至今人服用之唐人其脚向上
至宋太祖始為放脚長直亮翻斂力贍翻下同

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行

通鑑二百八十三 二二五

孟翻勝

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

民逃則有不耕之

音升 言馬希範不知稼穡之艱難

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

出租也

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

業民無安生樂業之心安能親其上而死其長乎

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

少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

賈音古

布在列位外官還

者必責貢獻

還從宣翻又如字

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為

兵惟貧弱受刑

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

訐謂居

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

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

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

業長知兩翻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部

藉慈夜翻迷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張晏曰玉食珍食也韋昭曰諸侯備珍異之食府庫

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今淮南為

仇讎之國番禹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

我姑息淮南謂唐番禹謂漢荆渚謂高諺曰足寒傷

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

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王

大怒他日恒請見去羌呂翻辭以晝寢恒謂客將區

弘練曰將即亮翻區豈俱翻又王逞欲而復諫復蒲

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人多謂闔家之人曰百口

諺語本著
公素書
劉勰新論
亦云足寒傷
心民怨傷國
足溫而心平
者王改希範
下王蓋怒同
俟而國寧
又首悅申鑿
曰故下有寒
則上不具服
足寒傷心

言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復扶閩主曦嫁其女

取班簿閱視之班簿者簿記朝參名負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

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

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記曲禮之言上時掌翻中丞儀刑百僚豈

宜加之箠楚箠止榮翻曦正色曰卿欲劾魏徵邪元弼曰

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劾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

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是年七月方改元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

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邊藩猶言邊鎮

甲辰開運元年甲辰改元甲辰改元甲辰改元

開運元年唐保大三年蜀廣政七年

漢乾和二年
蜀廣政七年
唐天德二年
唐保大三年

貝州永清軍
今清河縣

也延照思温之子也。趙思温本中國人沒於契丹先是朝廷以貝

州水陸要衝先悉薦翻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以備

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校戶教翻珂丘何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永清節

度使王令温黜之時置永清軍於貝州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

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易以鼓翻會令温入朝執

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天福初吳巒堅守雲州以拒契

丹故朝廷用之巒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

珂自請願効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

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已卯契丹

復攻城復扶又翻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

建寧二年

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

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苻彥卿為馬軍左

廂排陳使苻當作苻鄭樵氏族略曰魯頃公為楚所滅頃公之孫公雅為秦符節令因以為氏

後漢有苻融皇朝有苻彥卿望出琅琊非苻秦之苻也陳讀曰陣下同以右神武統軍

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為

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軍右廂

排陳使陝失冉翻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鴈門關即陘嶺關恒

邢滄皆奏契丹入寇恒戶登翻成德節度使杜威自安重榮

反死晉改成德軍為順國軍史以舊軍名書之耳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

為陳禍福偽為于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疾

雁門關在代州北恒今正定府邢今順德府滄今滄州

晉曰成德改順國

齊王景遂
燕王景達

故爾去年十一月揚承祚自單州逃歸青州既蒙恩宥闔族荷恩荷下可翻

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復扶又翻唐以

侍中周宗為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張居詠為鎮海節度使唐主決欲傳位於齊

燕二王傳位之議始於去年六月燕於賢翻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

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辛巳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

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查鈕加翻餘非召對

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異曰考

江南錄此敕在去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紀年云宋齊上疏今從江南錄侍衛都虞侯

賈崇叩閤求見見賢遍翻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

踈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

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

涕泗嗚咽詩涕泗滂沱注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唐主感悟遽收前敕

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眾皆歎美蕭儼曰

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

陳後主起景陽樓隋兵至自投於樓下井中唐主怒貶於舒州

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

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謂孫晟欲使太后臨朝也幾居依翻其罪

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帝

遣使持書遺契丹遺唯契丹已屯鄴都時契丹屯於鄴都城外

不得通而返壬午以待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

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難乃旦翻是日

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

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

亦不能制為罷景延廣張本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

丹至黎陽黎陽在滑州西岸隴戊子帝至澶州澶州

德勝契丹主屯元城劉昫曰魏州元城隋縣治古殷

歷二年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

年移治郭下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時契丹主

蓋屯古趙延壽屯南樂南樂即唐魏州之昌樂縣後

營趙上補使字
以上補遂字

黎陽今滑縣
澶州時治德勝津
今清豐縣

樂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樂音洛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

王比契丹主所命也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

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

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

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戊戌蜀主復

以將相遙領節度使蜀罷將相領節見二百八十年也

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

舊好復扶又翻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

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秀容漢汾陽縣地隋自秀

容故城移於此因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

去自鴉鳴谷出潞州東殷鑄天德通寶大鐵錢

秀容今忻州

鴉鳴谷在潞

安府北

定州

通鑑卷之...

殷主

博州今東昌府

馬家口即在聊城縣

去年十月郭謹亦成

一當百 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

以兄弟尋戈 遺唯季翻左傳鄭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于曠

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 誅

建成元吉為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

怒遂與殷絕 為唐滅殷張本 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

衍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

丹 元域志鄆州西北至博州一 又與楊光遠通使

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

遇 去年十二月遣蔡行遇戍鄆州 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

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 薊音計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浙江圖書館

通鑑

開運元年

天禧九年正月

工
豐



浙 江 圖 書 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五

起開逢執徐二月盡旃蒙大荒落七月凡一年有奇

齊王中

開運元年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

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

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

贇於倫翻

即晉後晉紀五改後列國紀十九

去齊王中

大河津渡在魏博界內者凡三西南則濮州之麻家口東北則東河之楊劉再東北則聊城之馬家口在西京則孟縣三河陽皆最

開運元年二月

按是時凡緣河津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既入于北遼人南寇了無閑山塘灤之阻其兵可以徑造河上故不得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不緣河為備也

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丹

主之從弟也幾居豈翻從才用翻鄆音運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揮

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

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

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

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春秋時戚

屬衛地河上邑也東坡指掌圖以為衛之戚今在博州界按是時晉與契丹相拒於澶衛之間此戚城當

在澶州之北魏州之南疑不在博州之界也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

戚城在開州北七里

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

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幾居衣翻戊申李

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

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已艘蘇遭翻晉

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

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

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楊光遠之援絕矣復扶又翻辛亥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

丹之境定難軍夏州九域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自麟州東北至府州又自府州東北

行入契丹境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難乃旦翻

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

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恚於所得民皆殺之得軍

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

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贊分兵屯鄆州以備之石贊

時屯麻家口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又

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樂平

離太原二百餘里耳帝居喪期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細聲

女樂欲其不聞於外也及出師常令左右奏三絃琵琶和以羌

笛和戶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庚申百官表請聽樂

詔不許居喪而納叔母尚何責乎聽樂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

元城今大名府治
古頓邱城在清豐
縣西

李瓊出兵擊敗之楊光遠自青州歷淄州而圍棣州敗徒賣翻光遠燒營走

還青州還從宣翻又如字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為

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階成義軍指揮使

王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為鄉道以取階成

鄉讀日向階成二州名甲子蜀人攻階州。契丹偽奔元城去

伏精騎於古頓丘城頓丘漢古縣爾雅丘一成曰頓丘後移治所於陰安城唐頓丘

縣又移治於陰安城之南天福三年徙澶州跨德勝津併頓丘縣徙焉頓丘凡三徙矣古城蓋陰安城也

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時詔杜威馬全節以兵來會契丹欲

俟其合而邀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

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

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

城下即就也四合攻之奪其浮梁謂澶州德勝渡之河梁也則天下

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

澶州城北宋白曰契丹時駐兵澶州鐵上陳讀曰陣下同東西橫掩城之兩

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

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

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

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楊光遠誘契丹入寇見上卷上年今

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

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

兩軍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

里之外不敢逼城而營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

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校戶教翻木書者書之於木以

為信契丹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漢主命中書令

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劉龔舉大號追尊其兄隱為烈

宗至昌華宮使盜殺之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為兩

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廣古

曠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為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

刺史尹居璠璠音煩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閣門

使連重遇既弒康宗見二百八十二常懼國人之討

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一人。易以鼓翻一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弑曦而立其子亞澄。」尚賢妃有寵，見上卷。天福八年，閩王之永隆四年也。亞澄時封閩王。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弑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朝直遙翻。閩主王璘舉大號，追尊其父審知曰太祖。

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開國... 追尊其父文安帝知曰太祖

昭武皇帝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

者立之更工行翻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

被皮翻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帥讀日率文進自稱閩主悉

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延喜閩主

之弟也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葬閩主曦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

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搃六軍禮部尚書

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欲奔王延

政也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

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

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

同安今泉州府同安縣

恒安宋本作恒定

秦州今保定府清苑縣

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

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九域志泉州同安縣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蓋王氏所置

也宋白曰開元十九年析泉州南安縣界四鄉置大同場閩王升為同安縣稹韋忍翻

詔太原恒安兵各還本鎮契丹已退故也辛卯馬全節攻

契丹秦州拔之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升奉化軍為秦州以清苑縣為理所至晉開運

二年九月移治滿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其滿城縣割隸易州時馬全節自定州攻秦州

勅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秦州兵

救階州出黃階嶺敗蜀兵於西平敗補賣翻漢以戶部

侍郎陳倓同平章事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

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鄉社兵民兵也時契丹寇掠緣河之民自備兵械各隨其

鄉團結為社以自保衛契丹陷德州而北歸梁進乘其去而復取之已酉命歸德節度

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

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

平章事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謂上謂將相大臣下謂軍民惡烏路翻帝

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引牽

發其罪猶人收捲衣物於懷袖間從而牽出之然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為

西京留守晉徙都汴以河南府為西京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

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櫛豎

得權則驕溢使氣失權則鬱鬱不得志乃其常也見契丹疆盛始憂國破身

危遂日夜縱酒自知無復全地苟取朝夕之樂朝廷因契丹入寇國

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劔

以授之示使專斷斬此以威脅使者多從吏卒携鎖

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

為姦復扶又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此括率合景延

廣率三十七萬景延廣增率十留守判官盧億言於

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

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

乎累力延廣慙而止史言景延廣差先是詔以楊光

遠叛命兗州脩守備青兗鄰鎮故命之泰寧節度使

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堞達率民財以實私藏藏但

瑞翻
為備先昔薦翻
協翻
浪翻

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 率民與以實禾... 浪

同大理卿張仁愿為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

審信不在不在者適不在鎖不在者適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困已滿

其數史言晉之藩鎮利國有難浚民以肥家 戊寅命侍衛馬步軍都

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

青州李守貞蓋代安又遣神武統軍洛陽潘環及張

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契丹遣兵救青州齊

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堂陽縣屬冀州宋

鎮入南宮縣九域志曰地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

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

不聊生異時契丹入汴武定軍昌嘗丁亥鄴都留

案潘環也見前
洛陽二字當移
入上卷中

吳云堂陽今北冀州
之新河也

室聊堂在聊

開運二年六月

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

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督

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弃城而遁

屯於瀛莫阻水自固瀛莫之間多水灤故趙延照阻以為固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

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唐主欲討朱文進

君之罪會天暑疾疫而止六月辛酉官軍拔淄州斬

其刺史劉翰淄州楊光遠之巡屬也太尉侍中馮道雖為首

相馮道自唐潞王之時已正拜三公晉高祖入洛用以為相位任在執政之右依違兩可無

所操決此馮道保身固位之術一或謂帝曰馮道承生所使用者也操七刀翻

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言禪以靜寂為

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

宗僧以慈悲不殺為教為禪僧者第能機辯。癸卯以道為匡國
無窮而不能應物使之飛鷹搏擊非其任也

節度使兼侍中出馮道鎮同州將別命相也乙巳漢主幽齊王弘弼于私第

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請罷馮道請用桑維

翰蓋出一人之口前史謂維翰倩人以言於帝通鑑比白曰或者疑其辭丙午復置樞密院罷樞密院見

卷高祖天福四年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

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治直滑州河決浸汴

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梁山在鄆州壽張縣汶水自東

北來與濟水會于梁山東北今決河之水瀾漫環詔

大發數道丁夫塞之塞昔既塞帝欲刻碑紀其事中

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

出曰汶下補濟
吳三此時河決自
今曹州府而東至
兗州府壽張縣
東合汶水

史昭釋文
單時戰切
辨誤單州
因單以設
名單音善
蜀人士音訛
從去聲也

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已之文帝善其言而止 初高

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 事見二百八十卷 由是府

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 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宋白曰

府州本河西蕃界府谷鎮土人折嗣倫世為鎮將後唐莊宗天祐七年升鎮為府谷縣八年升建府州以

扼蕃界以嗣倫男從遠為刺史折常列契丹欲盡徙河西之

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

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

寨戊午以從遠為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 歐史曰折

從遠雲中人蓋指古 甲子復置翰林學士 廢翰林學士見

雲中郡大界言之 二百八十二年 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為兵部侍

吳之府今榆林府之府谷也

案府州由制州并團練州

吳云武強今深州武強也

大赦上補字改元下補開運二字

郎翰林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温叟金部郎中知制

誥武強徐台符

武強縣屬深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禮部郎中李澣

主客員外郎宗城范質皆為學士温叟岳之子也

劉岳

見二百五十一卷唐明宗天成年

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

改元開運

己丑以太子太傅劉昫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

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

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

楊光遠景延廣先皆嘗摠宿衛兵天福初桑維翰秉政出楊光遠是時再秉政出景延廣朝直遥翻

至

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

劉知遠杜威并十三節度

左右廂武設右
龍武

為十五人。按薛史載十三節度。鄆州張從恩充馬步

都監。西京留守景延廣充都排陣使。徐州趙在禮充

都虞候。晉州安叔干充左廂排陣使。前充帥安審信

充右廂。河中安審琦充馬步都指揮使。河陽符彥卿

充馬軍左廂。滑州皇甫遇充右廂。右神武統軍張彥

澤充馬軍排陣使。滄州王廷胤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

陝州宋彥筠充右廂。前金帥田武充步軍

左廂排陣使。右廂武統軍潘環充右廂。時人服其

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

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詔禁直學士者以詔旨詔之

也。地者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忘巫放翻實以朔方重地

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比毗至翻受代亦須奇才

受當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

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踈略。退而

孰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為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

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史稱桑維翰之長而併及其短所以明是非示

勸警雖五懈翻眦士懈翻少詩照翻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

兵山東太原以河北之地為山東帝初詔劉知遠皆自土門出恒州尋又詔會兵邢州並見上

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

圖果有分何不速為之言若有分為天子何不速為之怒之之辭也分扶問翻

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

預知遠亦自知見踈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

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川險固河東治晉陽東阻太行常山西限龍

門西河南有霍太山雀鼠谷之隘風俗尚武士多戰北有鴈門五臺諸山之險故云然

晉曰朱文進上補閩字

以上補晉字

晉曰唐烈祖改唐主李璟

馬此所謂恃險與馬也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

也王于况翻何憂乎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

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丑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

知閩國事癸亥置鎮寧軍於澶州以濮州隸焉割天

平巡屬之濮州以隸鎮寧軍初吳濠州刺史劉金卒子仁規代

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烈祖置定遠軍於濠州唐置

定遠軍於濠州通鑑書於天福八年三月元宗即位之後見上卷以崇俊為節度使

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唐置清淮軍於壽州崇俊厚賂權要求

兼領壽州唐主陽為不知其意徙崇俊為清淮節度

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使馳往代之崇

遂城今之清

溪古田今福州府古田縣

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

劉信事吳楊氏四世有戰功

九月庚午

朔日有食之

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

遂城縣屬易州宋太平興

國六年置威虜軍景德元年改廣信軍在易州東南八十里當五迴嶺及狼山之要金置遂州樂壽縣屬深州宋分屬瀛州九域志在瀛州之南八十里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却之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于邕州

殷主延

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

唐永泰二年分

候官尤溪置古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九十五里宋白曰按尤溪縣理今當延平東南二百四十里在福州西北八百三十五里其地與漳州龍巖縣劍州沙縣及福州候官縣三處交界山洞幽深灘溪險峻內有千里諸境逃人多投此洞開元二十八年經畧使唐脩忠招諭其人因以名縣此源先號尤溪因名古田縣亦開元二十九年開山洞置盧進以兵

二千屯長溪

唐武德六年置長溪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百四十五里宋白曰長溪

縣本漢閩縣地唐置温麻縣以縣界温麻溪為名天寶九年改為長溪縣泉州散真指揮

使桃林留從效

九域志泉州有桃林溪蓋留從效所居之地散昔亶翻謂同列

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

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

王克福州

殷主延政本封富沙王

吾屬死有餘愧眾以為然十

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

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

頗

朱文進時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

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

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眾皆踊躍操白

挺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處昌呂翻操七刀翻從效持州

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

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唐長安四年分

徐城南界兩鄉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治泗州郭下陳洪進蓋本臨淮人而從軍泉州

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

已誅朱福州朱文進據福州故以稱之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嗣君

謂殷主延政當嗣有閩國爾輩尚守此何為乎以紹頗首示之衆

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侍中

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漳州

將程謨聞之按九域志泉州西南至漳州三百六十里鄰郡也亡殺刺史程

文緯

亡當作立筆誤也否則亦字

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動繼成皆

延政之從子也

從才用翻

朱文進之滅王氏

事見上三月

二人

以疎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稹上忍翻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

癸丑大梁

出命之日也命未達而文進誅矣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

是年五月李守貞圍

州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

誓首於契丹

稽音啓

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

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

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

楊光遠本沙陀部人居代北天池即汾陽縣之

天池時屬嵐州靜樂縣界沈持林翻

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

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濬等送其首於守貞

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

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鏐將之攻泉州鉦鼓相

聞五百里福州至泉州不及四百里史家張大以言其聲勢耳將即亮翻毅主延政

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

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鏐延政遣統軍使吳成

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艦戶黯翻艘踈刀翻朱文進遣子弟為

質於吳越以求救質音致初唐翰林待詔臧循盛唐之時有翰

林待詔以處伎藝云之人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

習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賈音古為文于偽翻文徽

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為不可唐主以文徽

為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行下孟翻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

候邊鎬為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

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唐武德四年分建安縣置建陽縣屬建州建陽在建州西

一百三十里建陽縣之南聞漳泉汀三州皆降于殷

殷將張漢卿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

陽臧循屯邵武邵武亦本漢治縣之地吳於此立昭武鎮晉平吳更昭武鎮曰邵武縣隋

廢而復置唐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宋白曰邵武縣本東侯官縣之北鄉也孫策置南平

吳蓋竹在今建寧府建陽縣南

吳鏞州今延平府將樂縣

吳邵武今邵武府邵武縣

縣吳景帝二年置昭武縣

縣吳景帝三年置昭武縣
晉太康三年改為邵武
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

執循送建州斬之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

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
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

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拉盧合翻丙戌

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昔楚令尹子南以罪誅其子弃疾以不忍棄父

事讎而死李懷光之反河中既破唐德宗欲活其子璠而不可得彼二子者以父子之親居君臣之變審義

安命以死殉親夫豈不樂生義不可也若楊承勳兄弟出於蕃落梟獍其心囚父歸命以希苟活晉朝以

不殺降為說於理且未安又從而錄用之宜異時契丹得假大義以洩其憤也
殷吳成義

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

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

通鑑二百一十四

準等奉國寶于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南廊承旨

閩所置官蓋亦侍衛武臣之職也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

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

重遇第帥讀曰率被皮義翻趣七喻翻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

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槩直前刺重遇殺之刺七亦翻斬

其首以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

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眾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

成義入城函一首送建州契丹復大舉入寇復扶又翻

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復以趙延壽為軍鋒契丹前

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契丹前鋒已至

天平東平州

比護國軍指彰

德府

武寧今徐州府

業以下趙在禮

還屯澶州後

之在禮自

澶州進屯却

都非自徐州

也

乙巳
漢乾和三年
殷天德三年亡

邢州恒州信使路絕故
間道而來間古莧翻

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將即亮翻

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

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

鄴都馬全節自鄴都進屯邢州今趙在禮自徐州進屯鄴都為後鎮契丹主以大兵

繼至建牙於元氏元氏縣屬恒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八里朝廷憚契丹

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諸軍恐懼無復部伍

凶許拱翻復委弃器甲扶又翻下同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

整比毗至翻

浙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還從

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

乙巳
漢乾和三年
殷天德三年亡

通鑑二百一十一 開運三年 唐保大元年 蜀廣政元年

蜀廣政二年
唐保大三年

鄴都今大名府

安陽水洹水也

鄴縣在洹水北

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

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

兵趣邢州皇甫遇奉詔自滑州進兵趣七喻翻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

掠殆盡入鄴都境九域志鄴都之境西距磁州五十里西北距洛州五十里磁壻之

翻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

於相州安陽水之南陳讀曰陣相息亮翻皇甫遇與濮州刺史

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覘丑廉翻又丑艷翻至鄴縣鄴

古縣唐屬相州在州東北劉昫曰鄴魏相州治所隋

文輔政尉遲迥舉兵既討平之乃焚鄴城徙其居人

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為相州治所隋煬帝於鄴
故都大慈寺置鄴縣唐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
余按此皆言鄴縣也若五代唐晉之所謂鄴都則今
魏州大名府是也非鄴縣也夷考此時契丹與晉兵

同九年

漳水在鄴縣東
榆林店不在其東南
彰德府臨漳北

相距本末前所謂入鄴都境當作入相州境一說虜
騎散漫大勢兵馬向相州遊騎亦有入鄴都境者

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

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陳讀

日陣下同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眾遇馬斃因

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復扶又翻

父之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

可弃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還從宣翻下同

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一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

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恠覘兵不還安審琦曰

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為虜所困語未卒卒子恤翻有一

騎白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

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眾猥至猥雜也雜然而至言其數

多不可勝計也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

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

甫太師按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

謂不復論其品秩就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

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知援兵來遇等乃得還與

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

也與劉知遠同母吐谷渾慕容涉歸之庶長子故其種姓慕容氏契丹亦引

軍退其眾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

錢大昕曰五代世刺史核校官有至公師者皇甫遇以使相而核校官至太師非也
今案亦名齊隨筆云唐倭昭以降武夫建節
核校官升太保
大傅太保其上
惟有大師故將
師志稱太尉
職官表云五季
時并海太尉而
程稱太師故遂人

玉海制凡核校官由司空司徒而太保太傅乃由太尉而至太師此補上注余語中

世如皇則胡注

不天自手用校
太師史無明文

鼓城今在
吳子鼓城在
於正定府晉

黎陽今濬縣

相州今彰德府

聞之即時北遁不再伯至鼓城邺鄆縣屬磁州在州東北七十里鼓城縣

屬恒州宋端拱二年以鼓城隸祁州在州西南一百里自邯鄲至鼓城約三百餘里是夕張從

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

旬萬一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眾圍我死無日矣不

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

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

之時復扶又翻從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

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

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

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契丹主雖先北遁而趙延壽與猶南向而不去陳讀

日陣下同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約束者申嚴號令也契丹不

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眾踰水環相州而

南帥讀曰率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

壽等至湯陰聞之湯陰本漢蕩陰後并入安陽唐武德四年分安陽置湯源縣貞觀元

年改為湯陰屬相州九甲寅引還還從宣翻馬全節

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

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

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

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

勝州遂攻朔州時折從遠守府州命領鎮武節度使勝州不係天福初所割十六州之數

遠更太宗
紀折從遠

臨勝州

勝即遼

勝即遼

西京道東

勝州此注

以唐之勝

州言之非

契丹乘勢併取之也。匈奴須知朔州東至燕京一千

里。宋白曰：勝州正東至黃河四十里，去朔州四百二

十。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

部分諸將為行計。分扶問翻更命武定軍曰天威軍。去

夏籍諸州鄉兵為武定軍，更工行翻。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

降者言虜眾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種章勇翻大舉徑襲

幽州。帝以為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

大梁。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

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殷主居建

州故以福州為南都。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為鎮遏使，將兵衛

著曰福改建

命安審琦上
宋本有壬申
二字

祁州今屬保
定府

之林仁翰至福州林仁翰既誅朱連故自福州至閩

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

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福州侍衛之外有

領之或曰兩軍謂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命安審

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已卯馬全節

等諸軍以次北上上時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

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挑徒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

乎契丹自恒州還還從宣翻以羸兵驅牛羊羸倫過

祁州城下以誘城中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斌悲契

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還從趙延壽知城

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在字之下。當逸城字。延壽語

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語牛倨翻。擇禍莫若輕引文子。

言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言趙延壽與其

父德鈞不能救張敬達邀契丹求帝中國玩寇致禍並為俘虜也。趙延壽聞斌言尚欲復求帝乎。陷身事

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趙延壽在唐時加侍中沈斌稱其舊官。忍帥犬羊以殘

父母之邦。帥讀日率。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

矢盡寧為國家死耳。折而設翻。為于偽翻。終不効公所為。明日

城陷斌自殺。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

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

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

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

惡烏路翻數所角翻

帝

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知之請以

王為樞密副使王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王為戶部尚

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

馮玉以后兄進故旨由中出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

階信矣

彦韜少事閻寶

少詩照翻

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

祖自太原南下留彦韜侍帝為腹心

高祖留帝守太原見二百八十

卷天福元年

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

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

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去音羗呂

翻嗚呼此等氣習自唐劉蕡已為文宗言之李彥韜史弘肇當右武之世張其氣而奮其舌以其人品夫

何足責然非有國者之福也雖然。唐查文徽表求吾黨亦有過焉蓋亦反其本矣。

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

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

監工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九域志建州有

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里亦王氏所置也宋白曰崇安場本建陽縣東北三里南唐保大九年割為場

蓋宋方置縣也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

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

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

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

深侵陛下寢不交睫睫即涉翻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

赤嶺在崇安南
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里亦王氏所置也
宋白曰崇安場本建陽縣東北三里南唐保大九年割為場

水建陽溪水也

千將軍擁眾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

而自退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楊思恭急於破敵以爲功不知一跌

而危也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兵當

其前使竒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閩

者楊思恭也然其所以亡閩者不在於此戰而在於得楊剥皮之名延政大懼嬰城自

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

要害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澶州本治頓丘天福三年

徙澶州於德勝并頓丘徙焉九域志澶州清豐縣有舊州鎮即置德清軍之地置德清軍將以接澶魏聲

援然城池未固也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戍俱陷議

者以爲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

者以為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

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

樂之民以實之樂音洛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

從指揮使王潮兄弟本光州人乘唐末之亂割據閩

其上也出於浮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建

州閩主延政以為將是時王延政國號殷及朱文進弒曦事見

三月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

福清九域志福州有福清縣在州東南一百七十七

元里析閩縣東南之地置萬安縣天寶元年改為福

唐縣朱梁改永昌縣晉天福初改南臺縣尋改為福

清浦城人陳繼珣新唐書地理志浦城縣本名吳興

名浦城屬建州九域志浦城縣在建州東北亦叛閩

名曰浦城上
補先是三字

通鑑二百八十一

主延政奔福州為曦畫策取建州為于曦以為著作

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聞弱嗜酒

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說黃仁諷曰說

蒞翻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

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事

唐紀况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

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

義考異曰閩中實錄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四月殺繼昌今從十國紀年仁達欲自立

恐衆心未服以雲峯寺僧卓巖明素為衆所重雲山峯在福

州候官縣西一百餘里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重直龍翻瞳音同過

音 真天子也相與迎之巳亥立為帝

考異曰閩錄 啓運圖啓國實

錄江南錄作巖明閩中實錄閩王列傳九國志薛史

唐餘錄王審知傳吳越備史作儼明按啓運圖巖明

本名偃為僧名體明即位改巖明今從之江南錄云

繼昌為裨將王延諷所殺旬日故內臣李義殺諷立

巖明為主今解去衲衣被以袞冕

去羌呂翻衲奴帥 荅翻被皮義翻白

從十國紀年將吏北面拜之帥讀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

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

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乙巳杜威等諸軍會

于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

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晉姓也以甲寅取滿

城按五代會要是年九月徙泰州治滿城是時泰州

猶治清苑宋白曰滿城本漢比平縣後魏置永樂

秦州今清苑縣也 在滿城東南祁 州東北

吳云滿城今保定 府滿城如

西百餘里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

遂城今安肅縣

虎北口古北口之北
在今山密雲縣北
○安云虎北口即
二百六十八卷之古
北口在今順天府密
雲縣

陽城在完縣東
南望都東北
○安云陽城今保
定府完縣

安云白溝今保
定府完縣之北
馬河

縣天寶元年改滿城縣獲契丹酋長沒刺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刺來達翻及其

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

主還至虎北口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口時

幽檀以北之古北口宋人使遼行程記云自檀州北

行八十里又八十里至虎北口館則檀州之古北口

亦名虎北口也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復扶約八萬餘騎

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

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

城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水經注博水出中山

城望都縣東逕陽城縣散為澤渚世謂之陽城澗陽

城在蒲陰縣東南三十里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

契丹踰白溝而去此南白溝也水經注所謂淇水北

出為白溝者也北白溝在涿州新

通鑑二百八十四

二十二

契丹踰白溝而去此南白溝也水在涿州

城縣南六十里宋人北使行程記曰雄州之北界河

之南有白溝驛又范成大北使錄曰自安肅軍出北

門十五里至白溝河又一百

五里至涿州此言北白溝也

壬戌晉軍結陳而南陳讀

陣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

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考異曰漢高祖

實錄作白檀今從

晉少帝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

斷糧道重直龍翻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折而

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

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車中沈括曰奚

陸種斲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其輜車之制如中國

後廣前殺而無般材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

長轂廣輪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軫之材不能五

寸其乘車駕之以駝上施帷惟富者加氈憶文繡之

白團衛村在完

縣界

吳云白團衛村

在保定府完

完

嘗其勢下
補杜威懼不
承出後七字

飾蜀本奚車之上無大字令其眾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

南取大梁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

擊晉軍契丹謂精騎為鐵鷄謂其身被鐵甲而又順

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呼火故翻曰都

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

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眾我寡

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

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

令公善守禦杜威時帶中書令故稱之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

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

宜俟風回與戰彦澤亦以為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

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彦澤曰今軍中飢渴已

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

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法不逆風此古

薄戰則逆風而勝者多矣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彦卿曰與其

束首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彦澤元福及左廂都

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行寨之西門也

西門接戰亦順風勢也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彦卿等謂守

貞曰且曳隊往來乎曳讀為拽音羊列翻直前奮擊以勝為度

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鞞鞞苦貢翻宜長驅取

月廿三日八口開運三年二月四

勝百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

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呼火故翻契丹大敗而

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鬪步騎

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復扶

又翻下同皆委奔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

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

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

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

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言逢賊被劫而幸不死而更從賊求衣囊

則必將怒而殺之索山客翻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

案此用韓非
子召氏春秋
牛缺故事

案一統志易州於此年入遼

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還從宣翻乃退保

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

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

秦州隸定州隸定州義武軍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

還大梁是年正月下詔親征二月至澶州今諸軍以勝歸故復還大梁己丑復以

鄴都為天雄軍唐莊宗同光元年以魏州為東京興唐府罷天雄節鎮三年罷東京以為

鄴都晉興因之改興唐府為廣晉府今復為天雄軍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

東關黃仁諷聞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

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噴水散豆作

諸法事而已噴蘇困翻含水而噴之為又遣使迎其

父於莆田唐武德初分南安縣置莆田縣屬泉州宋太平興國四年分置興化軍在泉州東北

一百六十里尊為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軍諸

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

繼珣曰從千容翻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忠信仁義也吾

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

而與人殺之非信也王繼昌閩主延政從子也從才用翻屬者與建兵

戰屬之欲翻屬者猶言頃者也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弃妻子

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沈持林翻死有餘愧

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

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

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丙申朔大赦 順

國節度使杜威父鎮恒州高祖天福七年杜威始鎮恒州見二百八十三卷恒

戶登性貪殘自恃貴戚杜威尚高祖妹宋國長公主多不法每以

備邊為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藏祖浪翻富室有珍貨

或各姝駮馬皆虜取之姝遠須翻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

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

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

之無意邀取陴頻眉翻瞋昌真翻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

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暴骨如莽

左傳語如莽者如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暴步卜翻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

為眾所怨又畏契丹之強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

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

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離力居常憑恃勲舊邀求姑

息及疆場多事場音亦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

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

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復扶又翻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

異志言其無它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長知兩翻公勿

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杜威不可

去而桑維翰求去晉殆矣復扶又翻丙辰威至大梁丁巳李仁達大

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

閩將李仁達據福州。留後下宋本有權知閩國事五字

殺巖明刺七亦翻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

居巖明之坐坐祖卧翻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

號是年南唐保大三年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并殺

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

義編之屬籍以其同姓也編之屬籍而賜名弘義齒於諸子之列弘義又遣使

修好於吳越為李仁達背唐而附吳越張本好呼到翻已未杜威獻部

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

十萬束云皆在本道言皆在恒州也使誠有之皆唐取於民倉皇離鎮不可運而實

私家故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

請以為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杜威之愚弄朝廷如此而帝不能察其女妓

許文稹上稱
既而閩三子

所以成恒州中渡之變復扶又翻威又令公主白帝求

天雄節鉞帝許之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董

思安王忠順所將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稹止忍翻以救建州者也

執其將時厚卿六月癸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契丹入寇自去年正月陷貝州始中國疲於奔命

左傳申公巫臣遺子重子反書曰吾必使爾邊民塗

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

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

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

漢地不能居也後卒如述萬一蹉跌蹉七何翻悔何

律后之言

跌徒結翻

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人寢不安席則輾轉反側

而不成寐一向眠則其眠安矣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

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

契丹以紆國患復扶又翻紆音舒緩也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

奉官開封軍將開封府之軍將也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

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

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

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鄉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

矣史言契丹通國上下本自厭兵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

叛是年正月閩主發福州兵赴建州以拒唐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

開運二年七月止

案鍾州今延平府
之南平縣

兵於隘還從宣翻隘鳥戒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

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鐔州鐔州東至建州一百八十里查文

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踴躍贊成

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偽為于洪饒撫信之民尤

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救

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

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

因毒殺之希範忌希杲事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六月丁卯點句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六月丁卯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六 起旃蒙大荒落八月盡柔兆敦牂凡一年有奇

齊王下

巳乙

開運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丙寅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

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若後晉紀六改
後列國紀二十
去齊王下
去開運二年

通鑑
開運二年八月

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陽城之捷見上卷上年夫

勝之不可恃也尚矣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夫差數戰數勝終以亡國桑田之捷城號之兆也方城之勝破

庸之基也項梁死於定陶而嬴秦墟宇文化及摧於黎陽而李密敗皆恃勝之禍也陽城之戰危而後克契

丹折翅北歸蓄憤愈甚為謀愈深晉主乃偃然以為無虞石氏宗廟宜其不祀也四方貢獻

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

之及近朝謂近世如梁如唐也朝直遥翻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

數百期年乃成期讀日暮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

鄉者陛下親禦胡寇謂元年澶州之戰也事見上卷戰士重傷者賞

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稱尺正翻往往賜束

帛萬錢錦袍銀帶唐制帛以十端為束彼戰士見之能不舐望

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

缺古穴翻缺望然望也

曾

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

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

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

乃得除其倚任如此實廣德有賢行漢文帝以其后弟恐天下議其私不敢相也馮

玉何人斯晉出帝昌言於朝以昭親任之意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其此謂乎王秉勢弄權

四方賂遺輻輳其門遺唯由是朝政益壞史言晉亡形已成朝

直遙唐兵圍建州既久是年二月唐兵攻建州事始見上卷建人離

心或謂董思安謂誨語宜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

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丁

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上元本江寧縣唐肅宗上元間

更名曰帶江寧府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閩自唐末王潮得福建傳審知延翰鏐昶

職至延政而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奔泉州史言泉州二將事閩

主有始終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

斂揚思恭重斂事見二百八十八卷天福八年斂力贍爭伐木開道以迎之

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

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漢主殺韶王弘雅弘雅漢主之弟也浙九月許文稹以汀州

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荀子有言兼并易也

堅疑之難唐能取閩不能終有閩也為閩人叛唐張本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舊殿中上補杜威
之入朝也以下字

案此與元字括
率使張仁愿
拘取安寧書
一困錢同

舊曰劉昌潮下補
譚令裡三字

丙申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

使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恒州事恒戶登翻會之軍儲詔欽祚

括糴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在恒州欽祚舉籍以

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沒臣粟朝廷為之

召欽祚還杜威恒州之粟豈非前者表獻之數乎使其出於表獻之外亦培克軍民所積者耳舉

而籍之夫何過朝廷之法不行於貴近第能虐貧仍下以供調度國非其國矣為于偽翻還從宣翻

厚賜威以慰安之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

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乙卯遣彰德節度

使張彥澤戍恒州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

何昌廷天福八年漢主使劉思潮等四人弑其兄弘度而自立事見二百八十三卷今又殺四人

通鑑卷二百八十三

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吳之英令韶州府英德

以除其偏少詩照翻以左僕射王翽嘗與高祖謀立弘昌事見二百

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出為英州刺史英州漢桂陽郡洹陽縣之地唐以洹陽縣隸廣州漢

主劉龔分洹陽縣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未至賜死內外皆懼

不自保冬十月癸巳置鎮安軍於陳州唐元敬

宋太后殂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

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楊思恭厚欵也以白勝節度使王崇

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撫寧荒餘其政

當爾自蓋公授此法於曹參參以相齊又以相漢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治直之翻初高麗王

建用兵吞滅鄰國頗彊大事見二百八十一卷高祖天福元年麗力之翻因

胡僧禮囉言於高祖曰勃海我昏姻也其王為契丹

高祖上補

通鑑二百八十五

三

二百八十一卷梁均王龍德二年

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帝與契丹為

仇襍囉復言之

襍望發翻囉魯何翻復扶又翻

帝欲使高麗擾契丹

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

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為大義軍使高麗王遣通事舍

人郭仁遇使其國

使踈吏翻

諭指使擊契丹

畏契丹知之不形諸詔命

以詔指諭之而已

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羸者襍囉之言

特建為誇誕耳實不敢與契丹為敵

宋白曰晉天福中有西域僧襍

囉來朝善火卜俄辭高祖請遊高麗王建甚禮之時契丹併勃海之地有年矣建因從容謂襍囉曰勃海

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為契丹所虜吾欲為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舊怨師廻為言於天子當定期兩襲

之襍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襍囉復奏之帝遣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

已卒武知國事與其父之大臣不叶自相魚肉內難
稍平兵威未振且夷人怯懦襪羅之言皆建虛誕耳

仁遇還還從宣翻武更以它故為解為說以自解乙卯吳越

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已未誅內牙上統軍使

明州刺史闞璠璠音翻昭達建徽之孫也杜建徽佐吳越王錢鏐有功

與璠皆好貨好呼到翻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

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

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

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

謀去璠璠專而愎國人惡之者眾去羌呂翻愎蒲翻昭

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

考原下字本有王亦惡之四字

史所釋文鍛鍊
燦治金也 辨誤
出言一更有以喻成
獄也 一語古人謂以
獄辭成人之罪者
曰鍛鍊 蓋治金者
既煉以火又淬以水
鍊之以錘而後成
器一辨文以証之吏
訊因威以答筆未素
所置以考任證佐或
弛或張或緩或急
以困之便於辨者
實意易辭惟其所

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

乃以璠為明州刺史進思為湖州刺史闕璠明州人胡進思湖州人

人璠怒曰出我於外是弃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

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既而復以它故留進思復

又翻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

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下戶駕翻

璠昭達既誅奪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闕杜

之黨凡權任與已侏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

之側目為弘佐誅昭悅張本治直之翻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

贛故獨存之胡進思獨存所以昭悅收仁俊故吏慎

温其慎姓也古有慎到温其名也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拷音掠

亮温其堅守不盈弘佐嘉之擢為國官國官吳越國官也慎温其

自藩府吏職擢為國官温其衢州人也十二月乙丑加吳越

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辛未以前中書舍人

廣魯陰鵬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唐改魏州為興唐府高祖改為廣魯

府鵬馮王之黨也朝廷每有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

是請謁賂遺充滿其門遺惟季翻初帝疾未平去年冬帝有疾

見上會正旦謂今年正月朔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

僕入宮起居太后女僕即女奴也唐人謂參因問皇

弟睿近讀書否睿即重睿也避帝名去重字帝聞之以告馮玉玉

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心帝疑之帝固忌重睿因桑維翰女僕之間已疑維

翰矣馮玉又從而譖之其疑愈不可破矣字守貞素惡維翰惡烏路翻馮玉李

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

而易制易以豉翻共薦以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為開

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

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亦所以遠猜嫌也復或扶又翻朝直遥翻

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

猶當優以大藩柰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猥雜也

玉曰恐其反耳言所以不授維翰大鎮者恐其阻兵而反曰儒生安能反

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此指維翰贊成晉祖晉陽舉兵之謀楚

舊列下補特政
二字

齊王上世王

湘陰處士戴偃劉昫曰湘陰漢羅縣宋置湘陰縣唐屬岳州宋治化四年以湘陰縣隸潭

州九域志在州東為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

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唐齊

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上先帝布衣

之交今弃之草萊不厭眾心景達為之言於唐主曰

厭於葉翻伏也又於齊上宿望勿用可也何必弃之

以為名唐主乃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齊上隱青陽

三卷天
福八年

三年春正月以齊上為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請不

預政事奉朝會請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

舊三年改年
正月下補
唐主二字
遼會同十年
漢乾和四年
蜀唐政九年
蜀唐政四年

唐書同十年

兼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建勲

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

多樹朋黨斷丁亂翻喜許記翻惟世宦則練習吏事

者然也若馮延巳所為迺少年書生之常態多大言而少成事樹朋黨以濟已私此二種人皆不可以相

也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

越蘄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士

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

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

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左右讀為

佐佑幾續亦出為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酒

通鑑二百八十五 唐紀六十四

錢大昕曰在禮未嘗
到義成任注所據者
歐史以薛史考之
則清蓋中不嘗
鎮出南東道併魏
博為十鎮也

不復預朝廷事

史言正邪雜處正終續可求之子也

嚴可求徐溫之謀主也

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晉昌節度

使兼侍中趙在禮

晉以京兆府為晉昌軍

更歷十鎮

更工行翻趙在禮起

於鄴都徙義成不行後歷橫海秦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凡十鎮

所至貪暴家

貲為諸帥之最

帥所類翻

帝利其富三月庚申為皇子鎮

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

為于偽翻鎮寧軍澶州煦吁句翻

在禮自費

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高

祖諸孫帝養以為子

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

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

好呼到翻

弘義以泉州故隸威

武軍怒其抗禮

王繼勳與李弘義同事南唐弘義雖建節然比肩事主固不可修巡屬之禮

營州下補既字

營州下下去故

部不致云云至

縱之十四字補又

與諸部族貿易

易期年有馬五

千匹晉見暉馬

多而得夷心及以

為患二十七字下

再補乃以二字

代暉鎮朔方

下補暉既去鎮

即縱遣之序超而

李弘義以此起兵端耳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初

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於

州下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故諸部不敢為

寇及將罷鎮而縱之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温代暉鎮

朔方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昔周之封衛疆以周索以其地居中

國也其封晉則疆以戎索以其地近戎羌胡怨怒競

為寇鈔鈔楚交翻拓跋彥超石存也廝褒三族共攻靈州

殺令温弟令周戊午令温上表告急泉州都指揮

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

以使君賞罰不當當丁浪翻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

省昔景翻乃廢繼勳歸私第留從效立王繼勳見上卷上年代領軍府事

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以從效為泉

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為留從效遣唐戍將

歸張本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

文稹為蘄州刺史稹止忍翻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

匈奴須知狼山寨東北至易州八十里東南至廣信軍界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

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眾妖於遙翻

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歐史作孫方諫蓋孫方簡

後避周太祖皇考諱遂改各方諫也及弟考異曰

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

周世宗實錄云清苑人今從漢高祖實錄

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崇信釋氏而學其學專一而靜者其死也

能結跏端坐如生謂之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曰滋薛史曰宋乾德中遷

其尼枯骨赴京焚於北郊妖徒遂息會晉與契丹絕好好好呼到翻北邊賦役

煩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

健者據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眾邀擊帥讀曰率

頗獲蓄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眾久之

至千餘家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

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

鈔掠鈔楚交翻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

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道以入寇邊境之上女效民如此者不

案兩面見唐書南書傳

特孫方簡唐人所謂兩面也降時河北大饑民餓死

者所在以萬數充鄆滄貝之間盜賊逢起吏不能禁

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

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

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為孫方簡乘中國無

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武得羌主契丹北歸入據定州張本

胡心市馬暮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及陝

州陝先冉翻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知朝

廷之意悔離靈武離力智翻乃厚事馮玉李彥韜求復鎮

靈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擾丙寅復以暉為朔方節度

若曰去市馬暮年得五千匹及字改又徙二字入上補未幾二字

之意改忌已

樓下補王令溫告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威州今環縣屬
今慶陽府

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為行營馬

步軍都指揮使威州唐之安樂州也中世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威州梁唐弃之

舊州名也趙珣聚米圖經靈州南至環州五百里按

薛史天福四年五月勅靈州方渠鎮宜升為威州割

寧州木波馬嶺二縣隸之後周改為環州顯德四年

降為通遠軍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義

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

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薊人李殷充步軍

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薊音計陳讀曰陣遣護聖指揮使臨

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

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

時以陳州視置鎮安軍

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為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

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

為李守貞與杜威降契丹張本

初唐人

既克建州

去年八月唐克建州

欲乘勝取福州唐王不許樞密

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

說式芮翻

必令入朝宋齊丘薦

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王乃拜弘義母妻

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為福州宣諭使厚賜

弘義金帛

欲啖李弘義以祿利而誘致之

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

倨待之踈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為陳覺興兵攻福州喪敗而還

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

張本還從宣翻又如字

里自朝城北流幸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廣古曠有

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

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

以厚利朝直遙翻啖徒濫翻洛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齋

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遺惟季翻處昌呂翻思歸中

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後

遣行實詣延壽與為期約晉人自此隋趙延壽計中矣復扶又翻八

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此戰國時燕所築長

城也在涿州固安縣南薛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虜轉鬪轉鬪四十

里斬其酋帥解里酋慈秋翻解戶買翻擁餘眾入水溺死者甚

長城在保定府安肅北

章宗解里即麻谷也其後契丹以為國等度使亦以此解里李守貞所斬事

噫奏極之腹其欺固也自時已然矣
章又宗前條尚沿宋白續通典之候其實為安國軍節度者麻若非解里也然其時解里一實未死其後十二月契丹主遣解里謂若白孫勿夏必使汝有激飯之所則無後八月為李守貞斬明矣

衆 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還從 帝既與契丹

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好呼到翻 宴賜

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澶時 又與張從恩戍滑州

屬歲大熱屬之 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

嵐盧合翻 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

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吐谷渾部落既

畏劉知遠之嚴然不敢於太原作亂者憚知朝廷微弱又

劉知遠之威略無所肆其姦故欲遁歸故地 有白可久

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帥讀 契丹用為雲

州觀察使以誘承福誘音 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

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

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

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去羌呂翻威勸知遠誅之收其

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

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

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

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

吐谷渾由是遂微五代會要曰吐谷渾酋長有赫連

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盜據雲中

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儔其部落散居蔚州

界互為君長其氏不常有白承福者自同光初代為

都督依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賜其額為寧朔奉化
兩府以都督為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名紹魯其畜
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中土朝
廷常存恤之潞王清泰三年白可以為寧朔奉化留
後始見於史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

割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吐谷渾部族皆隸於契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復為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朝廷招納叛亡遣使責讓至六年正月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等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還其舊地然亦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命漢高祖出鎮太原潛加慰撫其年五月大首領白承福及麾下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絕契丹之好數召其酋長入朝厚加錫賜每大讌會皆命列坐於勳臣之次至開運捍虜於澶州召承福等帥其部眾從行屬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歸太原移帳於嵐石州然承福馭下無法多干軍令其族白可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帥本帳比遁契丹授以官爵復遣潛誘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兵環其部族擒承福與其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五家凡四百有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別部長王義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斂宗統其餘屬

贍擅取官麥五百斛造麴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

超有隙發其事罪應死彥韜趣馮玉使殺之趣讀劉

知遠上表論救慕容彥超劉知遠之同李崧曰如彥

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

安甲戌勅免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唐陳覺自福

州還至劍州劍州即殷主王延政所置之鐔州也南

有劍州至宋混一天下以蜀中亦恥無功恥自詭說李

不能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侍衛官在人

者也猶盛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

及戌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

趣七喻翻延魯先遺弘義書貴性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

劍州宋之南劍州今

延平府南平縣

吳云建溪出建甯府

崇安縣經建陽建安

南平屏南古田閩清侯

官入海即閩江也

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一本州師覺

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建溪東流歷劍州至福州

皆大江也故土人亦謂之為江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

命其怒羣臣多言兵已傅城下傳音不可中止當發

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閩及候官二縣皆治福州

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求安郭下此戰於候官縣界也敗補賣翻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

節度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去年十月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

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

第三城重城

旱海即瀚海今甘肅

輝德在靈州南

輝自環縣至靈州也

口云旱海在今宁夏

府靈州南 輝德

二城第二重城也

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

張洎曰自威州抵靈

州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輝德地名在

靈武南張舜民云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遠軍北趙

珣聚米圖經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

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漸

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糗糧已盡糗去久翻拓拔彥超

泉至耀德清邊鎮入靈州

衆數萬為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陳讀曰軍中

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

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

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衆精兵不

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為患請公嚴

陳以待我嚴陳者嚴兵整陳也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

嚴陳者嚴兵整陳也

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

兵力戰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

敗馮暉圈養拓拔彥超於靈武城中彥超固心知其

復來出柙之虎苟可以肆反噬者無所不至也非力

率明日暉入靈州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

遠敗之於陽武谷敗補斬首七千級漢劉思潮等

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陳道庠與劉思潮等同弑漢

去年特進鄧仲遺之漢紀按路振九國志陳道庠道

庠問其故仲曰憨獠遺惟季翻憨呼談翻癡此書有

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仲

此陽武合即
後古武揚武合

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覽之於道月乃

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更名弘達奉表請命于晉

李弘義本名仁達弘義者唐所賜名也既叛唐遂更其名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

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

州北又敗之於秦州斬首二千級敗補賣翻辛丑福州

排陳使馬捷陳讀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

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保

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為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弘達更名

達以兵越王各上從弘避之也重直龍翻更工衡翻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

越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好呼到翻屢以珍玩為獻求

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丙辰河

馬牧山善化門皆福州府地○吳云馬牧山在今福州府閩縣

卷五十一 八十一 五

臨黃今曹州府觀城縣

瀛州今河間府樂壽今獻縣

瓦橋關在雄縣

關南今河間府乃瀛莫二州地

決瀘州臨黃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為東郡觀縣有衛宣公新臺後魏置臨黃縣唐屬瀘州

宋端拱元年省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

壽監軍王繼書請舉城內附遺推季翻按陷蕃記

前云延祚詐輸誠款後云大軍至瀛州偵知蕃將高模翰潛師而出蓋延祚為刺史模翰乃戍將耳今從

記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

之已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

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瀛莫二州晉割屬契丹在瓦橋關南地

遠阻水不能救也繼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

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

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趙延

壽亦詐通欵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

貞數將兵過廣晉先昔薦翻數所角翻杜威厚待之

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

朝帝勞之曰勞力到翻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

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

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

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

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謂尚公主也

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位兼將相謂居大鎮兼中書令未厭

未滿所欲也慊慊亦豈可復假以兵權復扶又翻必若有

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杜威之心迹雖不從

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守貞為

兵馬都監監古 銜翻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

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

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

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

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

廂都指揮使洛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都指揮使

仍下勅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黠下 八翻先取瀛莫安

定關南次復幽燕邊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主者除

定關南次復幽燕溫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主者

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

談何容易晉之君臣恃陽

城之捷有輕視契丹之心兵驕者敗自古而然

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

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

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

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

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為南州

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

使者至錢塘

乞師之使錢塘吳越國都

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

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工昭券以為

當救

水工復姓也何氏姓苑云漢有司隸校尉水工岑今為臨安著姓

弘佐曰脣亡

若曰謀主下補諸將欺其少五字

弘佐下補奮然

二字 集下
補古之訓也四字
吾上補且字

安坐邪下補有
異議者斬吾

齒寒

古語多
有之

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

之諸君但樂飽身安坐邪

樂音
洛

壬午遣統軍張筠趙

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

吳越救福州自婺衢至
建劍順流可至福州是

時劍建已為南唐守此道不可由也自溫
州之平陽度海浦至福州界當由此道耳先是募兵

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

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

悅以用兵事讓之

程昭悅時為弘佐所寵任
故水丘昭券憚而讓之

弘佐命

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危仔

倡之子也

危仔倡見二百六十三
卷梁太祖開平三年

弘佐議鑄鐵錢以

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

案此說古通與馬
殷國用錢相反

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舊錢謂銅錢可用

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

賈音古銅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鐳金野有鑄犁犯

法必多三也鐳楚耕翻鑄戶花翻鑄釜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

足為法四也閩鑄鐵錢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及上卷元年國用幸豐而

自示空乏五也言鄰國聞之必將以為鑄鐵錢祿賜有常而無

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厭於鹽翻法變而弊不可遽

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杜威

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太子守貞引兵會杜威於魏州相與北行威

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公主者杜威妻宋國長公主帝之姑也曰今深

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杜威之計即趙德鈞

請併范延光軍之計也德鈞不得請而威得請耳其志圖非望王而敗國亡身則一也而宿衛空

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

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

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漢璋將二千騎

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

束城等數縣請降束城漢東州縣隋曰束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束城縣為束城

北鎮屬河間縣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還從己酉

吳越兵至福州自置浦南潛入州城置作勝翻魚網也福州之人就

此置魚因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

南陽務在河間

束城在河間

束城在河間

吳之南陽務束城俱在今河間府河間

在福州府

吳之置浦在今福州府閩縣

州府閩縣

不利自是内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

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

魏岑爭用事留從効王建封徭疆不用命留從効起於泉州斬

黃紹頗破李弘通唐人憚其威名王建封雖本唐將恃建州先登之功故皆徭疆不用命徭其勿翻強其

兩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

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

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判省事者判尚書省事

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所耗者半言昌業出入之

間未及數年而府庫之積已耗其半其能久乎言不能以支久也史言唐之府庫耗於用兵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恒州七喻翻恒戶登翻杜威

州至正定布杜國
在武強東西相距
數百里也

等至武強九域志武強縣在深州西四十五里宋白曰武強六國時武隧地屬趙故城在今縣

東北三十里是為漢武強縣郡國縣道記云古武強縣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是為晉武強縣高齊移

縣於後魏武邑郡故城今縣理是也聞之將自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

彥澤時在恒州去年九月遣張彥澤以備契丹恒戶登翻引兵會之立契

丹可破之狀威等復趣恒州復扶又翻趣七喻翻以彥澤為前鋒考

異曰備史曰彥澤狼子其心密已變矣乃通款邪律氏請為前導因促騎說威引軍公濬沱水西援常山

及至真定東垣渡與威通謀先遣步眾跨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行詭計因促監者高勳請降於虜按

彥澤與威若已通款於契丹則彥澤何故猶奪橋契丹何故猶議回旋今不取甲寅威等至

中度橋濬沱水逕恒州東南恒州之人各隨便為津渡之所此為中度者明上下流各有度也

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帥讀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

中度橋在正定府
南濬沱水上
吳云中度橋在
今正定府正定縣

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

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還從官翻又如字

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知晉軍不敢戰也蜀

施州刺史田行臯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

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懦弱偏裨皆節度使自李守貞

至宋彥珣皆節度使也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

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磁壙之翻說式兩翻今

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

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二股木者用木三條交股縛之其下撐開為二足以

寘水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將士斫虜營而入表

定府樂城

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

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

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

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羸倫為翻並步浪翻斷音短樵采者遇之

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軍中恐懼翰等至

樂城恤許勇翻舊唐書地理志曰樂城縣漢常山郡之開縣也後魏於開縣古城置樂城縣屬趙州

唐屬恒州九域志樂城縣在恒州南六十三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趙州三十里至樂城金人改趙州為沃

州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

民皆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

比日弃車驚潰翰契丹主之舅也契丹后族皆以蕭為氏歐史曰翰契丹之

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契丹主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既入汴，將北歸，以為宣武節度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十二月丁巳朔，姓蕭，宋白曰：蕭翰，述律阿鉢之子。

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

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

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高行周、符彥卿一時名將也。滑、澶及河陽

河津之要也。使晉主能用李穀之言，安得有張彥澤輕騎入汴之禍乎？走馬上之急報也。宋自寶元、康定

以前，凡邊鎮率有走馬承受之官。從才用翻澶時連翻上時兩翻。己未，帝始聞大軍

屯中度。甲寅，杜威等至中度。己未，大梁始聞之。強寇

可知。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

禁者，得數百人赴之。自古以來，重戰輕防，未有不敗者也。發數百人，不足以增大軍。

之勢而重閉
之防關矣

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

詣軍前

五十萬合束石之數言之

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

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

從才用翻

祚等還

還從宣翻

為契丹所獲

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

營人心慄慄

慄力錦翻

莫知為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

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

見賢遍翻

帝方在苑中調鷹

調鷹者調

習之也使馴狎而附人

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

執政謂馮玉李彦韜等

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言晉必亡宗廟不祀

蓋晉氏之亡不獨桑維翰知之通國之人皆知之

帝欲自將北征李彦韜諫

而止將即亮翻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

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都部署以彥

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

形勢史言三將戍河津雖張形勢而兵力甚弱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

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食盡勢

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

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帥讀曰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

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

之威不許彥筠為契丹所敗敗補賣翻浮水抵岸得免清

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

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將即亮翻坐觀吾輩

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

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

士衆盡死李穀為杜威畫計而不行猶可曰言之易而行之難至於王清力戰而不救則其欲

賣國以圖己利心迹呈露人皆知之矣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洛州人也

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環音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

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

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

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

降計趙延壽父子以是陷契丹杜威之才智未足以企延壽其墮契丹之計無足怪者覆轍相尋豈

天意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

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唯于威遣閣門使高勳齎

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

於外陳讀軍士皆踴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

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

振原野史言晉軍之心皆不欲降契丹迫於其帥而從之耳威守貞仍於眾中

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

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

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

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契丹主非特戲杜威趙延壽

軍之不誠服也駕言將以華人為中國主是二人者必居一於此晉人謂喪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

生心其計巧矣然契丹主巧於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不能制羣盜豈非挾數用術者有時而窮乎衣於既翻以威為太傅李守貞為司徒威引契丹主至

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

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

降之契丹以勝勢脅降代州而太原不為之動以劉知遠郭威在也九域志恒州西北至代州三百

四十里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先悉薦翻

璘離珍翻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

為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

州誘諭其眾誘音酉眾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

史言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

麻答父撒剌始末見卷二百八十七注引薛史字作薩剌史皇太子表及耶律拔里得傳又作刺葛剌則麻答者乃耶律拔里得非耶律解里宋白傳聞誤也下主解里不作麻答亦一證

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

度使麻答為安國節度使宋白曰麻答本名解里阿保機之從子也其父曰撒

刺歸梁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

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

下高祖天福二年契丹改國號大遼事見二百八十一卷中國將相宜用中國

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

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使契丹主用張礪言事未

可知引兵自邢相而南契丹之兵依山南下以臨晉相息亮翻杜威將

降兵以從從才用翻或問杜威不降契丹晉可保乎

主歸北完聚必復南來晉不能支也使其間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負震主

之威挾不賞之功將士又將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必不能高枕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

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

傳住兒為都監監古衙翻杜威之降也嘗甫遇初不預謀契丹

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

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復扶又翻下同至平棘平棘漢古縣唐

帶趙州九域志曰平棘故城春秋棘蒲邑十三州志云戰國時改為平棘謂從者曰吾不

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從才用翻張

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張彥澤以澶孟有戍兵故從白馬津度壬

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

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太原

平棘在趙州南
吳云平棘在趙州

白馬津在滑州

距洛陽一千二百里洛陽至大梁又三百八十里就使劉知遠聞命投袂而起亦無及矣癸酉未

明彥澤自封上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

之不能遏帥讀曰率彥澤頓兵明德門外五代會要曰明德門大梁皇城

南門薛史天福三年十月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

攜劔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

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五代會要

曰大梁皇城之東門為寬仁門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

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

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

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

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

出迎國寶即高祖天福三年所制受命寶也煦吁句翻太后亦上表稱新婦

李氏妾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傳住兒入宣契丹主

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

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

之復扶又翻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

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

至天街宮城正南門外之都街謂之天街經涂也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

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指赴侍衛司示將囚

澤處侍衛司署舍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李崧官侍中

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彦澤踞坐

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

鎮授以兵權謂高祖時朝野皆請誅張彦澤自涇州

復領彰國節度何乃負恩至此彦澤無以應遣兵

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

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彦澤捕而殺之彦

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

方止都城為之一空為于偽翻彦澤所居山積自謂

有功於契丹張彦澤自以疾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

騎從常數百人從才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

山積上宋本有
每貨貨二字

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彦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

即驅出斷其腰領

瞋昌真翻豎而主翻三指中指也示以中指言中斷之即腰斬也此

蓋五代軍中震帥相仍為此以示其下罪之輕重決於一指屈伸之間及漢史弘肇掌兵有抵罪者弘肇以

三指示吏即腰斬之正此類也彦澤素與閣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

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

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

見之乃投刺謁彦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

請死

李濤請殺張彦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高祖天福七年

彦澤欣然接之謂

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

年之懼也邈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彦澤大笑命

酒飲之飲於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李濤者回之族曾孫明辯有膽

氣固自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

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

從從才見者流涕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

天乎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

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遺唯

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

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

守門者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氏音支按薛史烏氏公主高祖第十一妹也

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上時掌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

吳云烏氏今平原府平涼也

澤曰任用下補彦
澤不許四字

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

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彦韜彦韜

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當是時晉朝之臣已視出帝為路人雖惆悵亦何及矣

丑鳩馮玉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

亡國之臣其識正如此耳復扶又翻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

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詭言立載之去

詭苦候翻又許是夕彥澤殺桑維翰考異曰薛史

候翻詭力智翻時累貢謀畫請與虜和慮戎主到則顯彰已過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彥澤殺之按是時彥澤豈肯復

從少帝之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

命今不取吾無意殺維翰何為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

取律解里傳世為小
吏不作耶律麻答足
證宋白續通典之誤

卿皆詣契丹牙帳降二人自瀘州來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為

彥卿所敗詰之陽城之戰見上卷上年彥卿曰臣當

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

之符彥卿言直契丹主無以罪也為于偽翻已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還從

宣翻又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

使汝有噉飯之所噉徒濫翻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

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追都回翻其文不

與前史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李心傳曰秦璽者李

斯之蟲魚篆也其圍四寸按玉璽圖以此璽為趙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獻之璞藺相如所奪者是也余嘗

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為璽此說
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漢帝所寶用

者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
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魏
官井中復爲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
然則魏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
名。永嘉之亂没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
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
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
皇帝壽昌。本書輿服志乃以爲漢所傳秦璽實甚誤
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祗死其臣蔣幹求援於謝
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辯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
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
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末求救於郗恢併獻玉
璽一紐。方闊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
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比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
氏。後歷周隋皆誤指爲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
更謂之神璽焉。劉裕比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
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
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
得此指爲真璽。遂以宇文文所傳神璽爲非。是識者又謂
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隱起者非秦

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没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敬瑄也。蓋在唐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久矣。今按石祗死，當作冉閔死。李心傳之說，與唐六典異。今並存之，以俟知者。及周又製二寶，有司所奏，其說亦祖六典。詳注于後。詰其古翻。

奏頃主從珂自焚。事見二百八十八卷 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為。事見二百八十八卷 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焉於 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觀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

非受降也亦不許降戶江翻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

朝廷制度並用漢禮北方謂中國為漢有司欲備法駕迎契

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擐音官太常儀衛未

暇施也皆却之用太常儀衛則當改胡服而華服故言未暇先是契丹主

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蒼猝無所逃

伏不料其遽見捕也先昔薦翻相息亮翻趣七喻翻往見契丹主於封丘九域志封

丘縣在大梁北六十里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

也十萬橫磨劔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延

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景延廣記其所言以授喬榮見二百八十八

三卷天福八年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

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也封禪寺在大梁城東

迎契丹主

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浙 丙戌六月丁卯點旬

通鑑

三十一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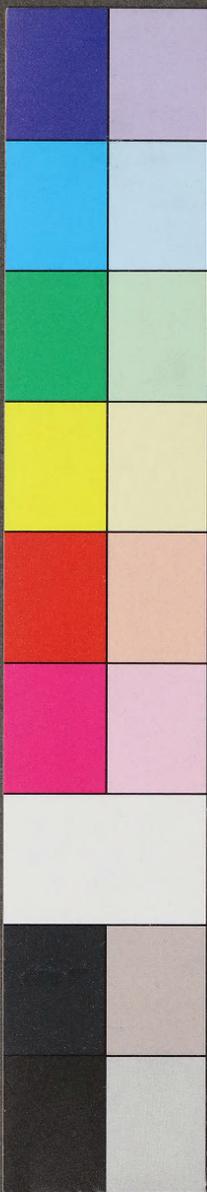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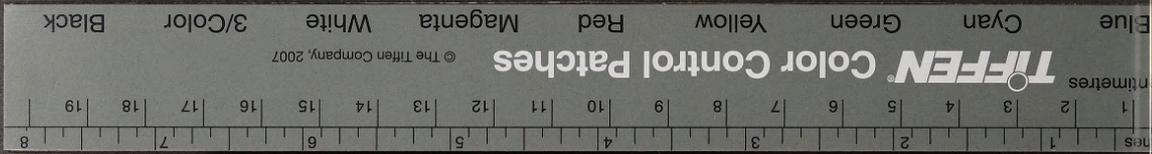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 002151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